

Spring

如果不为寻找真相，我们是不是不会邂逅？
如果没有发现真相，我们能不能不要告别？



蔡落如◎著

命运的樱泽湖 · 爱悬曲 ·

那犹如樱花般短暂的凄美爱情
得之，我幸；失之，我命

一段有关“爱与悬疑”的纪念

Aixuanqu • Mingyun de yingze hu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爱悬曲·命运的樱泽湖 / 蔡落如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9. 11

ISBN 978-7-219-06736-9

I. 爱… II. 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9035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马妮璐
责任编辑 马妮璐 曾蔚茹
责任校对 周月华 周娜娜 唐柳娜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11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736-9/I • 1223
定 价 20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2月3日	邂逅 / 002
第二章	2月4日	立春 / 011
第三章	2月4日	认亲 / 023
第四章	2月5日	初八 / 031
第五章	2月6日	深夜 / 044
第六章	2月9日	渡门 / 054
第七章	2月10日	春阳 / 066
第八章	2月10日	夜浪 / 075
第九章	2月11日	画展 / 090
第十章	2月12日	异音 / 101
第十一章	2月12日	迷茫 / 113
第十二章	2月12日	元夜 / 124
第十三章	2月13日	激流 / 137
第十四章	2月13日	寒潭 / 151

第十五章	2月 14 日	冰点 / 164
第十六章	2月 17 日	死色 / 175
第十七章	3月 1 日	三月 / 186
第十八章	3月 6 日	惊蛰 / 197
第十九章	3月 7 日	涩味 / 212
第二十章	3月 10 日	无题 / 222
第二十一章	3月 11 日	大雨 / 232

第二十二章	3月 15 日	沉重 / 241
第二十三章	3月 25 日	惊愕 / 251
第二十四章	3月 26 日	痛苦 / 262
第二十五章	4月 1 日	四月 / 272
第二十六章	4月 3 日	尾调 / 281
第二十七章	4月 4 日	回音 / 290
第二十八章	4月 18 日	曲终 / 300

在樱花初蕾的季节，
两颗心那么偶然地相遇，仿佛，
这是命运给予的一场邂逅，当爱情的微风
吹过许愿的湖面，寂静的樱泽湖畔开始了，
两代人的命运纠缠……

樱泽·日·月·恋·爱·一·集

第一章 2月3日 邂逅



二〇〇六年的二月三日。

初春的风还保持着深冬的寒意，U市的樱泽公园显得有些冷清，因为此时人们还在享受着过年的欢聚，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散步游园。而公园又有许多地方围着棚布，像是在进行装修翻新，再加上天气的阴晦，公园呈现了一派与春天不相称的萧条景色，一切都影响了公园的人流量。

樱泽公园位于这个城市的西郊，不是非常大，是根据天然形成的樱泽湖开发创建的。公园最美最热闹的季节是三月，那是樱花开放的季节，也是樱泽湖最美的季节。粉白如雪的樱花，在春风中一边绽放一边飘

飞，与清澈的湖水相映照后，令樱泽湖美若仙境。

传说樱泽湖与湖边的樱花，是一场爱情的杰作。早在古老的部落年代，一个叫泽水的青年男奴与部落头领的女儿樱玲相恋。身份不平等的恋情，遭到头领强烈的反对。为了他们的爱情与幸福，两个年轻人打算逃离部落，去一个不受头领管制的边远之地。在逃亡的途中，男奴被追赶而来的头领杀死。樱玲抱着死去的恋人不愿离开，日复一日，她的生命在悲伤的思恋中消逝。这份爱感动了天上的神，于是神将泽水化为湖水，将樱玲化为湖边的樱花树，并赐名樱泽湖，让他们永远相伴在一起。

美丽的传说，令樱泽湖成为爱情的许愿湖，到樱花开放的季节，湖边会拥来不少为爱情许愿的人。可现在是初春，樱泽湖的樱花还没有绽放，冰冷的枝头只有点点玫瑰色的小蕾芽。这些小蕾芽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注定在绽放过后就是凋谢，稚嫩的脸庞带着冷春的落寞与惆怅，在二月的风中默默伤感。

无人许愿的湖畔，走来一个身影，步伐很轻盈，面容清秀，扎着一束中等长度的头发，戴着小坠铂金耳环。里面的银灰色高领毛衫长而宽松，外面白色立领呢大衣很休闲随意地穿着，深灰色的裤子，黑色的高跟鞋，黑色的肩包，这是个极其素雅的青年女子。她走到湖边，静静地看着初春的湖面，那张素洁的椭圆形脸上的表情相当哀伤，也相当沉重。

五分钟后，樱泽湖畔又出现一个身影，是一个背着油画箱，拿着油画架的青年男子。他上穿浅灰色羽绒外套，下穿蓝色牛仔裤，中等的身材虽然不高大，但挺得很直，没有病态的含胸驼背。最吸引人的是他的脸庞，充满艺术气息的面容很文气，也很温和。他淡然的气质，如同樱泽湖的湖水，或者说，他的眼睛很像樱泽湖，漾着一种湖水般的柔情。

男子并没有走近湖边，只是在湖畔寻找希望中的景色。很快，

他的视线停在湖边那个女人的身上，她秀雅的气质，与静谧的湖水融为一体，成了一道非常清雅的春景。于是，他迅速摆好画具，开始描绘意外所得的春景，而那个女人几乎没有觉察到他的行为。

她的沉静，就像一个专业的模特儿，非常好地成全了他的画面，让他感到很兴奋。在用灰色画好底稿待颜色干透时，男子重新注意起湖边的女人，因为她的神色太哀伤太沉重了，简直令人不忍目睹。他只看到她三分之一的侧面，就已经能够感觉到对方的哀伤沉重，说明她的内心一定饱含着忧伤。一个女人站在爱情的许愿湖边忧伤，想必是走进了感情的死胡同，她不会想不开吧？出于安全的考虑，男子觉得应该过去劝导一下对方。

他走到女人身旁，为了不显得冒昧唐突，想了一个合适的开场白：“你是来许愿的吗？可惜现在不是许愿的时候，樱花还没有开放呢。”

女人微微转过脸看了他一眼，又转回脸看着湖面：“没有樱花，就不能许愿吗？”

对她的反问，他倒是喜欢的。这种思维符合他的想法，为什么一定要按照正规路线，爱情也不是全都按照正规路线来的。许愿的心情来了，又何必一定要等到许愿的时候，但他此时不愿意赞成她的话，因为古老的传说自有一种神圣，只有信守这种神圣，才能体现许愿的意义，才有机会获得一份美好的爱情。

“不是不能许愿，而是不吉利。”他如实地把自己的看法。

对方没有马上回应他，盯着湖面的目光依旧哀伤。他再次确定她站在这里，肯定是因为情感上的烦恼。从对方的衣着与举止来看，她的年龄不会比他小，大概跟他差不多，站在同龄人的立场，他劝慰她：“如果等待可以令爱情变好，为什么不等到许愿的时候呢？”

“也许，你是对的。”

她有了回应，说完又微微地叹息了一下，然后转过身离开湖畔。他看着她离开的背影，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喜悦。究竟为什么喜悦，他一点都不明白，可心里就是有喜悦的感觉。在喜悦之余，他想起自己忘记了一件事，忘了跟她说画的事。现在再去追上她进行说明，恐怕会令她产生误会，以为他是有心接近。还是不说明了，反正她的影子有一半在画里，有一半在他的脑海里，没有模特照样可以完成画的。裴执恒决定后，放弃了追赶的念头。

天空的阴云似乎越来越多，把本来就不明亮的下午变得更加阴沉。他的画也差不多可以结束了，上色后要等颜料挥发干些才能再进行修改，这种挥发需要一两天的时间，因为他用的是调色油。如果用松节油，一两分钟即可完全挥发，但油干后色彩明度会降低，画面会略显灰暗。而用调色油花费的时间虽然久些，但油干后色彩的明度及鲜度不会有明显改变，画面显得湿润而有光泽，所以，他只喜欢用调色油。

可惜了点，裴执恒看着画作在心里说，模特的色彩单凭他脑子里的记忆是不够的，缺少的色彩目前没办法也没条件补上了。收拾好画具后，裴执恒拿出带摄像头的手机拍下景色，以便回去后可以参照，然后拨打了一个电话，让开车送他来的人，现在再开车过来接他。

接下来，他开始以一个普通游人的身份欣赏湖面。没有樱花盛开的樱泽湖，就像没有爱人的单身者，充满孤单的韵味。这种韵味和湖边的人很相称，他就是一个单身者，一个年轻的单身者。二十四岁是享受爱情的最佳年龄。他跟所有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一样，渴望爱情，渴望一个相伴的恋人。什么样的女人才是自己梦想中的女人呢？对于这点裴执恒很模糊，在没有遇到命中注定的

人时，想必所有人大概都是模糊的。

看着湖面，不知不觉中，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身影，秀丽的外形、素洁的脸庞、淡漠的神情、文雅的举止，还有哀伤的眼神。这个身影就是刚才他在樱泽湖畔遇到的女人。怎么会想到这个陌生女人呢？裴执恒的心一阵混乱，而那种喜悦的感觉却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。慢慢地，他明白了喜悦的来由，那可能就是爱的喜悦感。明白后，裴执恒很郁闷，现在明白太晚了，他到哪里去找那个陌生女人啊？

要不要许一个愿呢？之前他还让她不要许愿，现在自己却要许愿。在不是许愿的时节里许愿，真的会带来不好的爱情吗？对着湖面，裴执恒的心情很矛盾。他们在爱情的许愿湖畔相遇，或许这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爱情，他不想因此错过，及时许愿才是最重要的事。裴执恒这样想着，也这样做了。

刚许完愿没多久，天就下起雨来，不是很大，稀稀落落的。虽然是只是小雨，却也影响游人的心情，冷春并不是适宜淋雨的季节。裴执恒拿起画具离开湖畔，一路小跑到前面一百米左右的小咖啡厅，那是公园里唯一的咖啡厅。

咖啡厅里的顾客稀少，只有三个人。一对情侣藏在咖啡厅的角落里，在靠窗的第三张桌边，坐着一个清秀的身影，就是他在湖畔遇见的女人。她用那种特别的目光看着窗外，完全没有注意其他人，素洁的脸依然那么哀伤沉重。

裴执恒一下子兴奋起来，觉得自己的许愿生效了。他在靠窗的第二张空桌前坐下，要了一杯咖啡，然后看着对面桌边的人。他没有想过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直接，那是发自内心的行为，他就是想这样看着她，欣赏她独特的静雅。

两分钟后，她大概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，将目光移回来，与他对视了一下。在对视间，他看到了她完整的脸，不十分标致，但

很清秀，带着天然去雕饰的味道，最引人注意的是她的眉，不浓不淡不长不短，修整得非常柔美，给素洁的脸增添了秀丽的色彩。

“你好。”他很自然地朝她微笑，并友好地打了一声招呼。

“你好。”她看着他不冷不热地复制了他的招呼，那种平静又惊讶的眼神，说明她认出他是湖畔的男子。

裴执恒端着咖啡走到第三张桌子旁边问她：“可以坐下吗？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勉强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我姓裴，叫裴执恒。”裴执恒一坐下就报上自己的姓名，然后跟她坦白，“刚刚我在湖边画了一张风景画，画里有你的身影，可惜缺少了一点人物的色彩，因为模特走了。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再做一回我的模特，让我把画画完？”

“这个请求，应该在开始画那张画之前提出。”对方看着他，素洁的脸庞有点不悦，“现在，我希望你能将属于我的画交给我，因为我不愿意当那个模特。”

“啊，不必这样残忍吧。”裴执恒痛苦地轻叫道，然后哀求她，并向她解释，“说真的，我不想失去这幅作品。有一个画展将在下一个星期六开展，目前我还缺几幅画作。”

看在他诚实的分上，对面的素脸没有再残忍。她沉默了一下，从包里取出一本非常小巧的记事本，拿笔写下一些字后撕下纸给他，让他完成画展后，将画作按照纸上所写的地址和名字寄过去。裴执恒拿起小纸片看了一下，上面写着：S市思明路127号东南大厦A幢，辉煌物流分公司，纪素妍。他笑着收起纸，再次感受到许愿后的效果，因为他知道了她的名字。

“你是从S市来的？”他好奇地问，“特意跑到这里许愿？”

她用奇怪的眼神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回答，低下头默默地喝咖啡。他猜测她一定遇到了很麻烦的感情问题，要不然不会专程跑这么远来许愿。

“你是八几年的？”

他想了解她，增加交流的机会。这时，手机响起，是他的姐姐，她已经在外面等他，车子不可以停太久，让他马上到公园门口。裴执恒很不情愿地站起身，临走之前向纪素妍保证，画展结束后，一定会将属于她的画寄给她。

纪素妍看着窗外远去的年轻背影，心头莫名地爬上一丝失落。他的年轻令她不舒服，在他询问她的年龄时，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尤其明显。二十九岁的女人，如同晚春的花，而他，则像春天的绿叶，他们看似处在同一个季节，却有着极不相同的宿命。对绿叶来说，生命的色彩才刚刚开始浓烈，而对于晚春的花来说，这是生命中最后的美丽片段。

外面的雨看起来没有停止的意思，初春的雨应该是吉祥的，万物因它而生长。可在纪素妍的感觉中，只有寒冷，因为她的内心充满了寒意。那个年轻人猜错了，她来湖边不是为爱情许愿，而是为了寻找自己命运的痕迹。二十九年来，她都以不真实的身份活着，直到昨天晚上，在收拾父母的遗物时，从母亲的日记里看到一篇有关她身世的记载，她才知道，自己是他们夫妻俩在U市的樱泽湖畔捡来的弃婴。

二十九年前的三月二十五日凌晨，一对夫妻来U市探望父母，在离开之前，来到了樱泽湖畔。他们并不是为了欣赏樱泽湖的日出，而是想借着初升的阳光，向樱泽湖祈求孩子的。虽然樱泽湖是一个为爱情许愿的湖，但他们觉得可以试着来祈求一个孩子，也许上天看在他们坚贞爱情的分上，会恩赐一个孩子给他们。夫妻俩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，经医院证实，妻子患有先天性不孕症。尽管如此，丈夫没有抛弃妻子。他很爱她，但爱情不能替代一切，两人想要个孩子的念头越来越强烈。

为了表示诚心，两人天未亮就来到湖畔，想在黎明的第一束阳光里许愿。那时候正是樱泽湖樱花开放的季节，昏暗的湖畔也是相当美丽的。由于还是凌晨，弥漫着寒气的湖边只有他们夫妻俩。就在他们握手漫步湖边、等待阳光的时候，忽然在湖边的一块石头旁，看到一个黑色的行李包。

他们好奇地拉开行李包，却见里面躺着一个才满月的婴儿，婴儿被红色的小棉被包裹着，睡得正香。那一刻，夫妻俩觉得这就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孩子。两人喜出望外地抱出孩子，小心地翻了一下婴儿的被褥，发现里面有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一个地址，那是一个他们熟悉的渡门村的地址。因为不想失去得之不易的孩子，夫妻俩自私地藏起纸，没有按纸上的地址送孩子过去。为了不惊动他人，夫妻俩先带着婴儿去了车站，丈夫再回父母家告辞，也没有提到婴儿的事，就匆匆忙忙离开了U市，回到S市。

纪素妍从包里取出那张在日记本里藏匿了二十九年的纸片，泛黄的纸片上面写着几个不太美观的字，“将孩子送到西口渡门村27号”。现在这个地址不会有实际的意义了，二十九年的时间，任何一个城市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位于樱泽湖附近的西口渡门村早就拆除，她已经不能在U市找到二十九年前的地址了。如果日记里说明了地址的主人就好了，纪素妍遗憾地叹息。母亲既然称熟悉这个地址，一定是他们认识的人了。尽管没有人可以告诉她地址的主人，这纸片还是要收藏好，这是她身世的唯一线索。

对于父母的自私行为，纪素妍没有太多的怨意。近三十年的养育，他们对她始终宠爱有加，给予了父母应该给予孩子的一切。别说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，就算他们都还健在，她依然会选择原谅，因为他们养育的恩情完全可以抵消他们曾经的自私。

她赶最早的班车来到U市，来到樱泽湖，是想感受自己命运的转折点，寻求身世的真相。可寂静的湖面什么都没有告诉她，然

后，那个年轻人出现了。他就像一只温和的灰鸽子，突然飞落到她的身边，闯进她的思路，令她再也不能平静地站在湖畔。

纪素妍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，已经快到下午四点了。她必须赶到车站买车票回家。U市与S市很近，同属于Z省，但往返也需要近五个小时的车程。虽然后天才是新年第一天上班的日子，但在明天，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，要见男友江宇凡的母亲，所以今天必须赶回去。

认识江宇凡不算很久，从初识到现在总共也没超过十个月。他比她大三岁，是她进入辉煌物流分公司后才认识的。这家公司是江宇凡姑父手下的分公司，江宇凡是公司经理，她是办公室文员。他们在工作中认识，彼此都觉得对方很适合自己，这种适合是指男女的条件，外形、年龄、性格、学历……他是她二十九年来认识的最合适自己的男性。

原本并没打算这么早就见江宇凡的母亲，但因为父母在十天前不幸因车祸双双去世，孤单的处境使纪素妍产生了结婚的念头。明天的约会关系到她以后的生活，也关系到她的幸福，只要得到江宇凡母亲的允许，他们就可以马上谈婚论嫁了。她的年龄不小了，不想错过这次机会。

纪素妍向服务生招招手，准备为自己的咖啡付费。招来的服务生微微一笑告诉她，她的费用，先前那位年轻人已经替她付了。听到回答，纪素妍很惊讶，觉得那个年轻人真是很奇怪。她邂逅他，也像是件奇怪的事。

纪素妍，她觉得自己的心事被别人看透了，便开始对她的生活产生怀疑。她开始觉得，自己和纪晓南的婚姻，已经没有多少激情了。纪晓南在她的心中，只是一个父亲而已。她开始觉得，自己和纪晓南的婚姻，已经没有多少激情了。纪晓南在她的心中，只是一个父亲而已。她开始觉得，自己和纪晓南的婚姻，已经没有多少激情了。纪晓南在她的心中，只是一个父亲而已。她开始觉得，自己和纪晓南的婚姻，已经没有多少激情了。纪晓南在她的心中，只是一个父亲而已。她开始觉得，自己和纪晓南的婚姻，已经没有多少激情了。纪晓南在她的心中，只是一个父亲而已。

第二章 2月4日 立春



纪素妍的内心，充满了对纪晓南的思念。她开始觉得，自己和纪晓南的婚姻，已经没有多少激情了。纪晓南在她的心中，只是一个父亲而已。她开始觉得，自己和纪晓南的婚姻，已经没有多少激情了。纪晓南在她的心中，只是一个父亲而已。她开始觉得，自己和纪晓南的婚姻，已经没有多少激情了。纪晓南在她的心中，只是一个父亲而已。她开始觉得，自己和纪晓南的婚姻，已经没有多少激情了。纪晓南在她的心中，只是一个父亲而已。她开始觉得，自己和纪晓南的婚姻，已经没有多少激情了。纪晓南在她的心中，只是一个父亲而已。

除夕夜的钟声早被春风吹散，可哀伤并没有飘远，因为太浓太稠了，沉甸甸地压在纪素妍的心上。失去亲人，原本就是件无比哀伤的事，这不幸还偏偏发生在万家欢庆的节日里，更加重了她心头的哀伤。

窗外开始落下雨点。从昨天起天空就一直很阴郁，忍到今天下午终于哭泣了。好像是上天在代替她哭泣，因为上天知道她现在不能哭泣，还要面对需要微笑的场面。风夹带着雨水，吹动窗外弱不禁风的樱花树，更显得樱花树楚楚可怜。而枝头的初蕾，还是被苞叶紧裹着，不敢贸然出来拥抱冷春。面对樱花树，不由得令纪素妍想到昨天下午，

在樱泽湖边的邂逅。只是几面，她居然把他的脸记得那么清楚，仿佛已经认识了很久。

她现在并不在U市，而是在S市的一家日式餐厅里。春天是这家餐厅生意最好的季节，餐厅为了体现日式风格，特意在餐厅外面种了几棵樱花树。这样的情调，吸引了不少喜欢浪漫情调的人，每到樱花绽放时，餐厅几乎定不到位置。

樱花原本产于中国，而后才成了日本的国花。樱花的确很脆弱，在开放的时候就已经随风凋谢，可它的脆弱是如此浪漫美丽，又如此优雅飘逸。在纪素妍眼里，没有其他花的浪漫色彩能与樱花相比。她常想，若爱情有如此浪漫的色彩，短暂又何妨呢？有时候，纪素妍觉得自己与江宇凡之间的感情过于正常化，缺少爱情应有的浪漫色彩。究竟他们之间算不算爱情，她根本没有去细想，两个合适的人在一起，不正是最好的爱情吗？

樱花般的爱情会是怎样的？纪素妍看着窗外的樱花树，憧憬着樱花绽放时的美丽。如果花朵要等到枯萎时才凋谢，人们就永远不知道落花的美丽。爱情是不是也这样？到情感破裂时才分手，爱情的美感就全然不存在了，这样的结局，是不是丑化了爱情？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看着望向窗外发呆的女友，江宇凡问。

“我在想，樱花般的爱情会是怎样的。”纪素妍回过头。

“浪漫的爱情不适合现实的生活。”

江宇凡白了女友一眼，轻微责备了她的不切实际。他是一个很实在的男人，一切以生活为主，就连爱情也以实在的方式进行着。在他眼里，只有切实可行的事物才值得去注意，浪漫的事物就像杂草一样没有实用价值。他看了一下手表，约好的时间已经过了，在美发厅做头发的母亲还没有过来，等待实在令他有些不耐烦。

“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”江宇凡一边说一边拿起手机。